

小亮和他的伙伴们

田 宗 友

新 蕾 出 版 社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本描写抗日战争时期，敌占区的少年在党领导下，破坏敌人化学武器生产的中篇小说。它的故事情节比较曲折紧张，人物形象较为鲜明生动，有一定的教育意义。

小亮和他的伙伴们

田 宗 友

*

新 蕾 出 版 社 出 版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

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6·875 字数 107,000

1979年11月第1版 197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15,0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1 定价：0.42元

第一章 大年三十

在渤海之滨，古运河畔，有一个名叫盐泊的市镇。奔腾的古运河水从它的发源地流来，在临近入海时绕了个弯儿，这个市镇就座落在河流的转弯处。

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四四年，也就是日本侵华的第七个年头。那时，我抗日军民开始了局部反攻，日本侵略者已处于顾头不顾尾的状况。为了巩固占领区的统治，敌人抓紧了军需物资生产，使这个海边的市镇，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军需品供应点。

这里紧靠着海边，盛产雪白的海盐，每到产盐季节，盐滩上一片银白。那晶莹闪亮的盐粒子，就象闪光的钻石一样，藏在盐田的卤水里，随着微动的碧波闪烁着。这里的盐田是“夏产盐，冬产硝”。伴随着这盐和硝的出产，在盐滩的四周，建立了一些以海洋资源为原料的化工厂。那大大小小的烟筒，直冒黑烟，简直把这个市镇用烟包住了，因此，人们也管盐泊叫“化工城”。

这一年阴历十二月三十日的傍晚。春节到了，北

方的天气仍是寒冷的。天空阴沉沉的，象是要下雪，古运河还被冰雪封冻着。市镇的街巷里，冷冷清清地走着几个行人，小贩的叫卖声阵阵传来：

“过年了，买鞭炮喽！”

“买糕喽，刚出锅的热切糕！”

.....

市镇的西边，紧靠着河堤，堤上是光秃秃的杨柳和干得发黄的枯草。从海上吹来的带有咸味的冷风，摇曳着树枝，呜呜作响。这时，堤岸上走着一个背竹筐的少年。他筐里背的是拣来的煤渣。看上去，他身体健壮，在同岁孩子中算是中等个儿；身上的棉衣虽有补丁，但针脚儿整整齐齐，透露着慈母的爱。他边走边想：爸爸昨天就说了，过年没啥给他买，年三十吃完晚饭，给他和妹妹讲讲工人叔叔闹罢工、斗日本鬼子的故事。他每次听了爸爸讲的这种故事，都觉得浑身添劲儿。今天，他想早一点儿回家，让爸爸多讲一点儿；再说，年三十了，妈妈准等得着急了。

他想着这些，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这时，他的肚子也饿得咕咕地叫了。

这个少年叫小亮，爸爸和妈妈都叫他亮子，过年就十三岁了。他留着短平头、方脸盘、高鼻梁，紧闭着的小嘴象个“一”字形，两道浓眉下，闪着一双乌

黑透亮的大眼睛。这张脸显得刚毅里透着聪明，看着十分喜人。

“打你个穷小子，谁叫你抢我的炮？打你个穷小子……”

突然，从中街的黄家大院附近传来一阵打骂声和一个少年的哭叫声。小亮先是一楞，不一会就明白了：准是黄家大院的坏蛋在欺负人呢。他把竹筐迅速地摘下来，放在路旁，飞跑过去。

在黄家大院的门前，黄工头的儿子黄二狗，正用一根木棍抽打着一个少年；一群小孩气愤而又无可奈何地在旁边看着。

那个被打的少年哭诉着：

“我是从地上拣的，我是……”

“我叫你拣！我叫你拣……”

说着，又是一阵痛打。这噼噼啪啪的棍棒声，和那个少年的哭喊声，激怒了小亮和周围的孩子。他们眼冒着火，气撞胸，拳头的骨节攥得格巴响。

小亮早就恨透了黄二狗。这小子看上去有十五、六岁，细高个儿，大长脸，瘦下巴，一对肉眼包，眼眉秃得稀稀拉拉的，那长相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这小子一肚子净是坏水，仗着他爹在日本人开的工厂当工头的劲儿，到处横行。他的学名不知叫啥，他家养着

条看家护院的大黄狗，整天汪汪乱叫，咬人惹是非，孩子们觉得这小子和这条大黄狗差不多，真象哥两个，背地里就叫他二狗。加上他姓黄，全称就叫黄二狗了。

那个被打的孩子，脸和鼻子都破了，一股鲜血从鼻孔里流了出来，洒了一地。这鲜红的血仿佛是一束火苗儿，点燃了小亮胸中的火焰。他双眉竖起，眼睛里喷射着仇恨的光芒。他强忍着，忍着，渐渐绷不住劲了，突地一下，他窜出人群，挥着拳头大声喊道：

“黄二狗，不许你欺负人！”

黄二狗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敢当面这样称呼他，惊奇得停住了手。他回身一看，喊话的原来是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，不觉有些好笑。他心想，你这臭要饭的，真他妈爱管闲事，不知道马王爷长着三只眼吗？他再一看，小亮的眼睛喷着火，拳头握得紧紧的，心里不免有点害怕。他知道，穷人家的孩子，个个都是那股劲儿的，过去他尝过这种拳头的滋味。可是，他又一想，在我黄家大院的门前，怕什么？想到这里，他的胆子又壮了起来，傲慢地用木棍儿指着小亮的鼻尖，挑衅地说：“我打他碍你啥事？他妈的狗逮耗子——多管闲事！”

“你敢撒野！”

“谁叫他偷我的炮的？”

“人家是从地上拣的！”

“我不听这个，惹着我就打！”

“你敢！”

“咋不敢！”

黄二狗说着就又抡起了木棍儿。

“住手！”小亮大吼一声用胳膊把落下的木棍挡到一边。

黄二狗也火了。他冲着小亮恶狠狠地说：“他是你爹？你护着他？”

“黄二狗，你敢乱汪汪！”

“你敢说我是狗！”

“是狗，是狗，就是狗！你能怎么样？”

黄二狗一听，火冒三丈，“嗖”地一下抡起了木棍子，劈头盖脸照着小亮打去。小亮是个机灵的孩子，他一看躲已来不及了，就把头一低，猛地一下，向黄二狗的前胸顶去。黄二狗做梦也没想到小亮来这么一招儿，他“唉呀”一声还没喊完，便闹了个四脚朝天，“啪”地一声倒在地上。

黄二狗的木棍出了手，小亮抄起来照着黄二狗噼噼啪啪就打。方才围着看的小孩，都涌了上来，一阵拳打脚踢；被打的那个少年也止住哭声，跑上来踢了

黄二狗好几脚。

黄二狗仰面朝天，被小孩们围打着，根本动不了窝，扯开了嗓子大声叫喊起来：

“来人呀！救命呀！”

这时，正在院里的一个狗腿子，听到喊声跑了出来。围打黄二狗的小孩子们，一听大门响，忽啦一下子都跑散了。小亮一看事不好，扔掉手中的木棍，拉着那个被打的少年也跑了。狗腿子正要追赶，见黄二狗躺在地上连哭带嚎，以为准是打坏了哪儿，一时顾不上追人，赶忙跑过来忙合黄二狗。

这盐泊镇，大街上的小胡同挺多，小亮他俩转两个弯就不见了。

黄二狗挨了打，见人也跑了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他从地上爬起来，身上土没拍，脸上汗没擦，跺着脚，指着狗腿子，非要叫他找到打他的那些小孩家去砸锅摔碗不可。狗腿子一来有别的事，二来也不敢一个人到处去抖威风，只得支支吾吾地说顺情话。黄二狗哪里肯饶，狗腿子没法，最后把在旁边放着的小亮的竹筐拿来，倒了煤渣，砸烂了筐子，才算完事。

小亮他俩穿街过巷，跑得满头是汗，一直到觉得黄家的人再也追不上了，才放慢了脚步。小亮见那少年的鼻子和上下嘴唇都被血染得一块块的，便招呼他

站住，随手掀起棉衣的衣襟，亲切地说：“来，我给你擦擦。”

这会儿，小亮一边擦一边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少年：他年岁和自己差不多，身体却比自己瘦弱、单薄多了；鼓鼻子，尖下巴，不大不小的眼睛挺有神儿，半新的棉衣整齐合身。

小亮对他说：“他们追不上了，你快回家吧！”

催了几次，那少年还是不肯走开。他用敬佩的眼光瞅着小亮，感激得真不知说啥才好。在这短短的时间里，他爱上了这个见义勇为的小伙伴，舍不得离开。

通过自我介绍，小亮知道，那少年叫马小旦，家住东街的古庙旁，离这儿不太远。马小旦说啥也要拉着小亮到他家里去，小亮呢，因为天晚了，急着要回家，不肯去，但到底拗不过他，只得答应了。

马小旦的妈妈，早在家门口等着儿子了，见小旦回来，心疼地责怪道：“大过年的，又跑到哪儿去了？你这个不疼人的孩子。”

“妈，……”小旦叫了一声，眼泪便刷刷地流了下来。他妈先是一惊，后见他身上的泥土，脸上的伤，又心疼得掉下泪来：

“谁欺负你了？”

“黄二狗。”

“唉呀，跟你说了多少回了。那臭狗屎，沾他干啥呀！”

“谁沾他来着？他成心欺负人！”

“身上没打坏吗？”小旦妈把他拉到跟前，浑身打量着问。

“没。”

马小旦和他妈一问一答着，把小亮让进了屋。小旦妈望着儿子的脸，眼泪直往下流。她唉声叹气地说：“这年月，多咱是个头呀！”

“大婶，黄二狗他爹帮日本人欺负我们穷人，我们大家都恨黄二狗，他家不会有好下场。”小亮插话。

马小旦说：“妈，是小亮哥解救了我。”

小旦妈感激地摸着小亮的头，亲切地拉他坐在木凳上。小旦的爸爸半躺在炕头上，冲着小亮微微地点了点头。他脸色苍白，不时地发作着阵阵的咳嗽，象是正生着病。他是个布铺子的店员，一家三口人的生活全靠他。

年三十了，小桌上摆着点年货，一家人真心实意地留小亮吃饭，小亮是个直性子的孩子，说啥也不肯吃。小旦和他妈见挽留不住，只好把他送出了屋。

“以后来玩。”小旦妈站在门口叮嘱了一句。马小旦送了小亮好长一段路，分手时他从兜里掏出一个
小布袋，递给小亮，说：

“小亮哥，这是我送给你的。”

“这是啥？”

“你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
小亮接过小布袋打开一看，原来里面装的是一把打鸟用的弹弓。在这个镇上住的穷孩子，大都有两种物件，一是拣煤渣用的小铁扒子，再有就是打鸟用的弹弓了。小亮用手拉了拉弹弓的皮条儿，弹性非常好。再瞅瞅那铁弹弓子的把，粗大的钢丝乌黑透亮。小亮看了看马小旦那诚恳的表情，便喜爱地把它握在手里……

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小亮大步走到中街。这条街是盐泊镇最繁华、热闹的道路。在这年夜里，街两旁红绿灯一起闪亮，店铺的老板们都在忙合着，“大拍卖”、“大减价”的喊声以及噼哩啪啦的爆竹声，从一个个门脸前传来。有的大字号货庄门口，除了张灯结彩外，还挂着太阳旗。借着灯光还可以看到街两侧的墙壁上，粉刷着“中日提携”、“建设大东亚共荣圈”等标语。

小亮急着回家，顾不得看这些，也无心看这些。

他走着走着，忽然身后边传来一阵“嘚嘚”的马蹄声。小亮急忙闪在路旁，不一会儿，就见一个日本鬼子骑着一匹大洋马走了过来，后边还跟着两个护兵和一个穿日本军服的中国人。

小亮认得，那个骑大洋马的日本人是光洋化工厂的厂长池田，跟在他后边的那个中国人是黄二狗的爸爸，他在光洋化工厂当工头，人们都叫他歪嘴子。小亮常听大人们讲，这个歪嘴子是个认贼作父的坏家伙。他年轻的时候，在东北伪满学校学日语，因为打群架，有一次吃了亏，挨了一顿臭揍，中了风，便留下了个歪嘴的毛病。

小亮一看见黄歪嘴子和那骑着大洋马、趾高气扬的日本鬼子，心里便有气，他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裤兜里刚才马小旦送给他的那个弹弓，想出了一个主意。

小亮弯腰在路旁拣了几个小石头子儿，便跟在大洋马后边走去。

除夕之夜，黄家大院十分热闹。

漆黑的大门，大敞大开，门里门外张灯结彩。光洋化工厂厂长、日本鬼子池田跳下了大洋马，把白手套儿一摘，顺手扔给卫兵，然后挺胸凸肚，大摇大摆

地迈上了黄家大院的台阶。穿着长袍马褂、站在门口两旁的绅士们、财主们，都不停地向他点头哈腰。池田只把右手抬抬，摆了一下，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便径直向堂屋走去。

宽阔的堂屋里，顶上挂着两盏明亮的大吊灯，屋当中摆着三桌丰盛的酒席。黄工头抢上前去向池田和其他客人让了座。池田在一张桌子的正中央坐了下来，其他的人也都跟着依次入座。

黄歪嘴子斟了满满的一杯酒，双手捧到池田面前，奴颜十足地说：“太君，请！”

“黄的，顶好！”池田接过酒，脖子一扬，一杯酒便落了肚。黄歪嘴子赶忙又给他斟上了一杯。鬼子池田，有五十多岁，仁丹胡，瘦长脸，大嘴巴。在那鼓起很高的鼻梁上，架着瓶子底似的眼镜片子。他不太爱说话，要说话时也是一板一眼的，象是一个字一个字地从牙缝往外挤。碰到高兴的事，他爱眯眼笑几声，碰到生气的事，他也只是眯着眼嘿嘿冷笑几声……。一看就知道，他是个极端虚伪、狡猾、残暴的家伙。

在池田旁边坐着的，是黄二狗的姐姐“大苹果”，

黄歪嘴两口儿打对面儿。其他绅士、掌柜、盐灶户①及几个妖里妖气的女人坐满四周。不一会儿，满屋子里便充满了烟气、酒气，碰杯声、嘻笑声乱成一团。

在黑蒙蒙的夜色中，风刮得呜呜响。小亮转了一个大弯儿，绕到黄家大院的后院墙外。院墙是用青砖垒成的，足有两人高。

没有梯子怎么上去呢？小亮自有办法，他知道离墙不远的地方，有一棵老槐树，半年前他还在树上掏过喜鹊蛋呢。

寒风吹动着高墙上的枯草，那靠近院墙的光秃秃的古槐树的枝条也轻轻地摇动着。小亮“噌、噌”几下就爬上了树，往里一望，正对着堂屋的后窗户。只见堂屋的玻璃窗挂着雪白的纱帘，人影儿在上边晃动着。

小亮靠在树杈上，从兜里掏出了弹弓和小石子。他想，万一被发现了也不要紧，黑灯瞎火的，他们追不上！为了打准，他拉开弹弓先瞄了瞄。这会儿，马小旦被打，黄二狗逞凶的情景，又浮现在他的眼前。他气愤地握好了弹弓，夹上了石子，用力拉开了皮条，对准了堂屋的玻璃窗子。他看得真切，屏住了呼

① 盐灶户：开盐滩的资本家。

吸，猛地松开右手，小石子便飞了出去！只听“哗啦”一声，堂屋后窗上的玻璃，一下子被打得粉碎！

这突如其来的声响和飞落满地的玻璃碎片，把那些正饮酒作乐的人给吓坏了！他们以为来了八路军的游击队，个个头皮发炸。女人惊叫，绅士们乱躲，有的干脆就往桌底下钻。

日本鬼子池田也是大吃一惊。因为，神出鬼没的游击队专爱在夜间活动。眼下，八路军的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，对城市和铁路线已形成包围的形势。近一个时期还接二连三发生了一些事件，这个市镇已经是很不安宁了。他掏出手枪，紧靠墙边，张着大嘴，瞪着惊恐的眼睛，注视着窗外。

可是，过了好大一会儿，并没有什么动静，只有一阵阵寒冷的海风从被打碎的破窗口吹了进来，吹散了满屋的烟酒气味，吹得这伙男女浑身冷嗖嗖的……。池田渐渐胆大起来。他眯着眼，往地上来回看，忽然发现在玻璃碎片中有一个小石头子儿，于是走过去猫腰拣了起来。放在手掌上端详了一会儿，接着，又推开了玻璃窗户向外张望，当他看到后院墙外那棵高大的古槐树时，心里就明白了。

这下他的武士道精神又来了，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大声说：“统统起来，八路的没有，小孩子的干活！”

他边说边比划着一个打弹弓的姿势。

人们重新聚拢起来。虽然风波过去了，但经这么一闹腾，哪里还有心思久留？宴会便这样草草地收场了。

黄歪嘴子挺害怕。他本想趁着大年三十，摆宴讨好，没想到出了这么一场风波。他把一家人都叫了过来，跟在池田屁股后边，一边点烟，一边点头哈腰地赔不是。他见池田眯着眼睛笑嘻嘻的，这才把心放下。

黄歪嘴子送走了池田和其他客人，心里又别扭又纳闷。他低着头，倒背着手，弯着虾米腰，在屋内来回走着，心想，竟然有这么胆大的孩子，敢和我作对，真是不要命了！如果叫我逮着，非扒他的皮不可！想到这儿，他扬起瘦长的大驴脸，一双贼溜溜的老鼠眼冒着凶光，那瘪鼻子下一小撮日本胡，也被气得真打颤。

这工夫，小亮心里真是乐开了花。

他飞跑着奔向回家的路，迎面刮来冷嗖嗖的海风，他一点也不觉得冷。穿过了后当街，就要到家了，这时他才想起来，竹筐和煤渣都没了，这么晚才回来，家里人会多着急呀？妈妈会不会生我的气？妹妹小英一定眼巴巴地盼着我，爸爸还给我讲故事吗？